

像這樣在直覺上就令人覺得很是詩情畫意的題目，通常都是屬於多愁善感的女作家，普遍慣用的風格。她們用起這一類的題目，不但順理成章，一開始即可憑題目和筆名連在一起，吸引眾多年輕讀者，產生官感效應表示喜愛。但是，當我也用這樣的題目時，自己就先跟自己過不去，覺得十分不搭調、不配。想另換個題目嘛，根據所要寫的內容，卻又找不到第二個比「等待一朵花的名字」更恰當的。照原來決定的用嘛，又心虛得很。生怕讀者一看到題目和不是女作家的名字時說：「哎唷！人妖，噁心死了！」我想我這種顧忌並非自尋煩惱。絕對有可能。因為我看東西，也常有這種居於惡作劇與惡毒之間的極短評。這個題目，有人用得，也有人用不得的。可見男女還是有不尋常的不平常。做為一個男性作家，我抗議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不能不用這個題目。

事實就是這樣。我確實在一個地方等待一朵花的名字。

那一天傑魯得颱風過後，我回宜蘭鄉下去看扔在那裡的空房子，順路跑到蘭陽濁水溪出海口的堤防上，去看一篇小說的外景。時值黃昏，堤防上的便道過往的人不多。我放眼隨處瀏覽，不覺間，我的視線被一朵開在便道邊的野花吸引住了。它就在眼前，我走了幾步，蹲下來仔細端詳。我發現它近看比遠看迷人。但我不敢描繪它迷人的模樣。因為那種令人憐愛的氣質，就像一張畫，畫得再像，也無法抓住的那一份生動的生命一樣。它很耐看，要不是我蹲得腳都麻了，我想我不會站起來。我看到同樣的花，零零星星地散布在這一帶堤防的斜坡上。是一種爬藤類中型的乳白花。這時我除了喜歡它的美麗之外，心裡還有一種不甘。長在它身邊的雜草，例如起馬鞭、雷公草、牛圳叢、臭頭香等等，我都叫得出名字，惟獨它我卻陌生。心裡急得要得到答案。不一會，有幾位中學生騎著車子過來了。我攔住他們問。他們沒有一個知道。

「你們是不是這裡的人？」

「我們都是這裡的人。」

我順便問他們其他雜草的名字，他們還是回答不出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地區的草名。他們都是本地的農家子弟。我目送他們揹著鼓鼓的書包遠去的背影，心裡有一份黃昏時分的惆悵。

過後，有一位公務員模樣的青年人路過。他也是本地人，也不認識這花的名字。問他看過這種花嗎？他說好像看過。他不想我跟他多搭訕，他一邊走一邊回我的話。最後我還是向他說謝謝。他走遠了，還不解地回頭看我。

隔了一陣子，從裡面騎車子出來的小姐，穿著還算入時。當我攔著她，她雖沒下車，卻把速度騎得最慢，慢到要有一種技術的程度。但是，她一聽清楚我在問她跟前的花叫什麼名字的時候，她的身軀往前一傾，同時腳用力一蹬，車子及時就衝出幾步遠了。我還不解她的意思，她側頭露出不愉快的臉看我，並且拋了一句話，好像說：「無聊，XXX！」無聊兩個

字倒是聽得很清楚，什麼什麼人就模糊了。我想不出我有什麼地方對她失禮，也想不出她為什麼要生氣罵人。看看四周，天將暗了，放眼看去也沒看到有人走過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終於找到小姐為什麼罵我的答案了。因為她把我想成一個心理變態的人，她受到這樣的人的性騷擾吧。相當可能。我當然知道我為什麼要問野花的名字。對方再怎麼聰明，只能猜到的答案是無聊罷了。

問不到這花的名字心裡有所不甘。再說，在我的想像中，這麼美麗的花，它一定有一個相稱的名字。這種好奇的心理，我想再問不到人，也要等太陽下山我才離開。

我終於又看到人影，從外頭那一邊走近來了。是一位祖母提著一只裝得飽滿的塑膠袋，後頭還跟著很不情願走的六、七歲小男孩。我只聽見她說著小孩：「……以後我不會再帶你出來了。這麼大了，你沒搯我就淒慘，還要我搯你。」說著來到我的跟前，看到我在看他們。她又說：「人家在笑了。還不快走，快，先跑回去，說我們回來了。」

「阿婆，是你的孫子？」

「是啊。是我第三的。一頭像牛咧，牛孫啦。」她停下來，一方等小孩，一方跟我說話。

「你來找人？」

「不是，阿婆請問……」

「不早了，到我們家坐吧，就在堤防下面。」她沒注意我的話。她回過頭催小孩說：「你不走留在這裡叫水鬼來捉你。」

小孩看堤防內滾滾翻騰的洪水，靠著堤防的外沿趕過祖母向前走了。

「說到這頭牛，什麼都不怕，就怕鬼。」阿婆笑著說。

「阿婆，借問這叫什麼花？」我擋著她指地上問。

「噢！這個啊，這叫垃圾花啊。」她大概沒看清楚。我蹲下來手摸著花問：「不是。是這個花。」

「是啊，是垃圾花。」很肯定地回答我還是不敢相信。

「那以前叫什麼？」

「我還是小女孩的時候，它就叫垃圾花了。我不知道以前它叫什麼。」

「這花有什麼作用？」我想這麼美麗的花，一定有它的什麼價值。我問。

「作什麼用？沒有啊。它本身的藤仔有刺，長在園裡園外，見了它就叫人拔掉。」

我因為感到有點意外而愣了一下。

小孩子已經走到三、四十公尺遠的前頭，反過來催他的祖母快點走。

「我的孫子在叫了。來，到我家吃飯吧。就在那裡。」說著她就走了。

「阿婆你以前就住在這裡？」

「是啊。我一直就是東港嘴的人。來啦，來厝呷飯啦——」她很有誠意地停下來回話。

「多謝多謝。」

落日碰到山頭了，他們祖孫二人的小影子也正好踏在大海的水平線。那景致令我感動得東西兩邊回頭看了幾遍。太陽不見了，人也不見了。

我是等到花的名字了。它的名字叫垃圾花。這種極其意外的答案，和我一廂情願的想法，要我一時從這一個極端，走到另一個極端的現實時，使我站在闇昏的野地裡，多抽了幾根香

菸而墜入沉思。

不用追溯到阿婆的小女孩的時代，就拿前些時的臺灣農業社會，那時還沒有所謂「流行」、「休閒活動」、「精緻文化」這類的名詞。社會基層的大眾，仍然把勞動叫做「骨力」，出外工作說成「出外討吃」或是「賺吃」，努力叫做「打拚」等等。不難從這些生活語言中，意會到當時的生活形態，要求個溫飽確實不容易。所以每一個家庭，只要有勞力成熟，就投入農業的勞動生產。在全面的生產線上，誰的工作能力強，擔子挑得最重，稻子割得最快的就是強者。誰的工作能力低，誰就是弱者。有誰遊手好閒，不事生產，還要占人便宜的人，就叫做「垃圾人」。那一朵美麗的花，之所以叫做「垃圾花」，也是同樣的道理吧。

得到這個結論之後，太陽下山前，那一位穿著還算入時的小姐，回頭罵我的話，我沒聽清楚的那兩個字，突然聽見了。那把它填起來，不就是罵我說：「無聊！垃圾人！」難道我對那一朵花的好奇和喜愛，說穿了就是物以類聚？

我的心凝在那裡，把剩下來的幾根菸抽完，最後的一截菸屁股用力地彈出去，一道紅光的弧線，一下子就消失在看不見的溪流裡。「等待一朵花的名字」可真的不是浪漫的吧。

原載於：《聯合報·聯合副刊》，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二日。

黃春明

一九三五年出生於宜蘭羅東，筆名春鈴、黃春鳴、春二蟲、黃回等。屏東師專畢業，曾任小學教師、記者、廣告企劃、導演等職。近年除仍專事寫作，更致力於歌仔戲及兒童劇的編導。曾獲吳三連文學獎、國家文藝獎、時報文學獎、東元獎及噶瑪蘭獎等。

被譽為臺灣國寶級鄉土作家，作品關懷的對象包括鄉土小人物、城市邊緣人，90年代則特別關注老人族群。除了小說的創作之外，更跨足散文、新詩、劇本及兒童文學（繪本、童詩、小說）等不同文類的寫作。

著有小說《看海的日子》、《兒子的大玩偶》、《莎哟娜啦·再見》、《放生》、《沒有時刻的月臺》等；散文《等待一朵花的名字》、《九彎十八拐》、《大便老師》；童話繪本《小駝背》、《我是貓也》、《短鼻象》、《愛吃糖的皇帝》、《小麻雀·稻草人》等書。